

附中培育的我們這一代

盧業裘（高二十六班 1951-1954）

一九四零年代後期，師大附中建校後不久，在黃徵校長和教師們集思廣益之後，製定『人道、健康、科學、民主、愛國』為校訓。我們就是在以校訓為核心價值，自由開放的附中精神大構架的環境下，培育出來的與眾不同的一代『附中人』。

* * * * *

自從一九五一年，進入台北的師大附中之後，一轉眼同學們相處的日子，已經一個多甲子的歲月了。一年一度的高二十六班同學聚會，二零零七年七月在美國西部舉行，居住在台灣、加拿大、和美國同學，齊集一堂，遊覽華盛頓州西雅圖城，和俄瑞岡州波特蘭城一帶的風景區，為時一週。

在幾位同學的協助下，我花了不少的時間，收集了一些我還記得的，或者早已經在記憶中遺忘了的生活照片，準備了一張半小時的幻燈秀『當我們同在一起』的光碟，在聚會時和同學們一起分享。在旅館會議室的大銀幕上，大家共同欣賞我們值得懷念的過去，一時沉浸在興奮和歡樂之中，欣喜不已！

每張照片都附有簡單清晰的說明，並配上悠揚的音樂。在短短的半小時中，看到我們同窗好友，一幕一幕的從一九五一年的一羣十五、六歲穿著制服的青年學生(男生光頭，女生清湯掛麵髮型)，到成熟睿智的壯年，到現在兒孫滿堂、隨心所欲之年的銀髮族。我們的一生，我們共同成長的過程，活生生地在銀幕上一一呈現在我們的眼前。幾十年來的往事，彷彿就在昨天。

在幻燈秀中，有我們在師大附中上課，和參加早晚升降旗典禮的畫面，有我們各種課外活動和郊遊的情景，也有我們的籃球隊和足球隊得到全校班際比賽冠軍的頒獎典禮。在郊遊中，碧潭、陽明山、五指山、獅頭山、仙公廟，都是我們常去的地方。那些照片是我們在一起生活的縮影，帶給我們美好的回憶，無限的懷念那早已離去的青春歲月。對我們來說，它們是多麼地珍貴！

高中畢業後，我們並沒有因此而分散。爾後的幾十年，念大學和服兵役之時，成家立業之後，不管定居國內或者移居海外，我們都是緊緊地連在一起的羣體。幾十年來，我們同學在台北的例行餐會，從來沒有中斷過。在台灣和在國外，同學們的聚會，行之有年。師生之情，與同學們同窗之誼，隨著歲月的流逝，與日俱增。其間，導師於一九八七年八月走訪住在美國各地的同學，長達一個月之久；同學們於一九九零年十一月，慶祝導師在附中教學滿四十年，功成身退，在台中南投一帶的風景地區旅遊；二零零零年一月，我班同學齊集台北，在『新舞台』戲院，舉辦了一場難能可貴的慈善音樂演唱會，由王其允同學演唱中國民謠和外國歌

曲。全數所得捐為台灣『九、二一』地震賑災之用。那些畫面都在這『半小時的幻燈秀』之中。

此外在幻燈秀中，有我們多年來在一起遍及各地的旅遊。泰國的普吉島，四川省的九寨溝和都江堰，湖南省的張家界，雲南省的昆明，麗江和大理，美國懷俄明州的黃石國家公園，亞歷桑大州的大峽谷國家公園，猶他州的布萊斯國家公園，新墨西哥州的古蹟遺址，首府華盛頓和馬里蘭州的風景和名勝，內華達州的賭城，加拿大洛磯山脈的班夫、傑士伯、優荷等國家公園，都曾經有過我們的足跡。在旅程中，與同學們欣賞各地的美景、春光、秋色，迎旭日東升，送夕陽西下，都是我們談天、敘舊、憶往的好時光。

幾乎所有的同學和他們的配偶，都可以在幻燈秀中看到。幾十年來，有意義的團體活動，也都羅列在內。看了那些照片之後，就會感覺到我們班的這個大家庭，的確是生機勃勃、熱情歡快的羣體。其中看到英年早逝的幾位同學的身影，如天人永隔，使我懷念不已，有些傷感，有些不捨，但仍有幾份溫馨！

在半個小時中，它引導我們穿過時光的隧道，走過從前。如今，我們的人生蕩漾在夕陽無限好的黃昏裡，我們的夢，我們的理想，一切塵埃落定。回頭看，我們是勤奮好學、努力上進、很幸運的一羣！我們感情上彼此相連，大家珍惜難能可貴的我們同學間深厚的友情，分享值得懷念的過去，和一起成長的經驗。這些年來，因為有這些同窗好友的陪伴，我既沒有一般銀髮族揮之不去的落寞與鄉愁，也沒有西方文化和社會情感的衝擊而徬徨的感受。

在製作這幻燈秀的過程中，勾起了許多年輕時，在附中的美好回憶，和無限的感慨。看到當年上軍訓課出操的情形，真覺好笑。看到我們獲得籃球和足球班際比賽冠軍的照片時，球員們臉上的歡愉，的確是出自內心。即使是一張裝在玻璃鏡框中的冠軍獎，就會使我們懷念終身。在相識的一個甲子的歲月中，同學們使我的生活更充實，生命更美滿，我珍惜這份珍貴的友情，相識相知的情緣。同時，學校除了授業、解惑之外，對課外活動的重視，捏塑出我們的一生，培育出我們這樣不尋常的羣體。看到畢業時的團體照片上，當時授業於我們的老師們多已作古，是他們熱心教學，循循善誘，造就了我們這一群優秀的大學教授，工程師，科學家，或各行各業的專家，終生感激不盡。雖然當時台灣的社會比較貧困，但是在政府本著德、智、體三育並重，百年樹人的教育政策下，和重視四維八德，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中，使我們長大成材的。

* * * * *

回憶是一件美好的事，好像是從一層薄霧中，窺見我們過去的生活。我們高中的日子，雖然一個多甲子的歲月已經過去了，在回憶中是多麼的美好！這些年來，同學們一直都保持著聯繫。一九九七年，我們製作了一卷長達三小時的錄影

帶，一九九九年，寫了一本『微笑中的憶往』的書，記述我們高中同學的過去和現在的生活種種。

高二十六班在師大附中的年表中，是起於一九五一年二月，止於一九五四年一月，屬於春季班。畢業後為準備夏天舉行的第一屆大專院校聯合招生考試，大多數同學又都繼續留校補習(稱『高中補習班』)。使我們在導師及師長們教誨之下，朝夕相處，總共有三年半的歲月。這三年半的同窗之誼，為我們同學之間終身的友誼奠下基礎。

那時候的中學教育，除了學生的課業之外，還著重於學生的素養，和道德的薰陶。誠實，有禮貌，尊敬師長和長輩等等，都是社會中認為很重要的教育的一部分。當時的學生，都穿著學校規定的制服，每週上課六天。學生在教室的座位，是固定的，直到學期結束。身高的坐在教室的後面，矮的坐在前面。有近視的同學，可以要求坐在前面，離黑板近些，看得清楚些。每班同學所修的課程，和課外的活動，打掃教室和附近環境的清潔，都是在一起的。學校主辦很多活動，除了有班際之間的各種體育比賽之外，還有清潔比賽，壁報比賽等等。

那個時代的中學，是包括初中三年，和高中三年。雖然在行政的執行上，是在一起，但是初中和高中是分開的。即使是本校初中的畢業生，也要和其它學校的畢業生一樣，參加高中入學考試的。後來，在一九六零年代中期，政府的教育制度更改，將初中和高中完全分開。因此，以前的省立中學，如在台北的建國中學，成功中學，北一女，和北二女(現改名為中山女高)，都改成市立高中。初中則改為國中。此後，除了很少數的學校之外，台灣就再沒有六年制的中學了。附中就是少數的例外學校之一。

附中當時是男女合校，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附屬中學，用以訓練師大的畢業生試教的地方。此外，附中也是教育部，指定訓練國家有特殊音樂，或者藝術才能的中學。除了是國立中學之外，附中的行政運作，和教育學生的目標，是和其它學校完全一樣的。

在一九五零年代早期的附中，班級的人數，大約三十餘人。比起其它學校的五、六十人的班級，附中算是小班了。附中的校風非常自由樸實，學生和畢業生，都很活潑、快樂、用功讀書。考試期間，常常是一夥好友在一起，挑燈夜戰，通宵不眠。除了用功讀書之外，還有不少的課外活動。只要是同時在校就讀的學生，似乎大家彼此都會認識。教師對大部分的學生也都認得出。我們對附中強烈的向心力，就與那些課外活動有絕大的關係。

每班都有一位級任導師，負責監督同學們的課業、品行、以及在校內、和校外生活的一切。我們的導師是，一直教我們三年的國文老師，徐為王先生。他不但是我們當時的老師，也是日後終身的朋友。我們的同學，當年為班上的團結、和諧、榮譽、而努力，現在卻是終身最誠摯的一群朋友。

* * * * *

一九五零年代的早期，正是我們念附中的時候。當時台灣的社會，真是又簡單，又純樸。籃球運動的盛行，真可算是全盛時期。尤其在台北，當七虎隊，大鵬隊，和香港，菲律賓的球隊比賽時，大家都圍著收音機收聽實況轉播，那是台灣有電視時代之前。在住家的巷子裡，叫好之聲，此起彼落，在那種社會對籃球狂熱的情況之下，中學裡的籃球運動的風氣，自然而然地也就很盛行了。

在我們的那一塊小小生活天地裡：師大附中，除了上課之外，其餘的課外活動，大都與籃球有關。一方面是社會籃球風氣的盛行，再一方面當時似乎也沒有，任何其它的娛樂項目，可以供中學生們在課餘後去參與的。當時的師大附中，在各中學裡，籃球的水準，算是很高的。每一班的運動好手，都在籃球方面盡力為班上爭光。

在高一上學期的時候，雖然我們班上的成員，大多是以原來在附中就讀的，初十一班及初二班畢業的同學為班底，可是也有從外校新考進來的同學。在各種課外活動中，還是初組成軍的初期。等到高一下時候，在籃球方面的情況就漸漸好轉了。除了我們原來的同學之外，新來了幾位同學，其中之一就是蔡姓同學。他是很受我們歡迎的一員，原因是他是籃球的高手。當他加入我們良好的學習環境後，很快地就成為我們的好友，及籃球隊伍中的一員大將了。就在那個時候，另一位林姓同學，每天早晚努力地在校外參加練球，球技一日千里。就因為如此，他每天到校上課的時候，不但升旗典禮時間早已過去，有時候第二堂課都已經開始了。他遲到的習慣，雖然是我們導師頭痛的一件事，可是我們都很高興，他在校外努力地『磨槍』，能為我班在球場上效勞。另外加上幾位高手，我們班的籃球隊，就是在校中一支不可忽視的隊伍了。

當時，附中的規定是早晨不准在球場上打球的。因此第四節課下課鈴聲一響，學生們就像蜜蜂似的，從教室出來湧到球場去『站』場地去了。在早晨第四堂課的時候，心老早就不在教室裡了。尤其是在班際比賽，或者公開比賽的那一陣子，中午不夠比賽一場籃球賽的時間，好像就差個五分鐘到十分鐘似的。經過了一場緊張的比賽之後，汗流浹背，回教室上課。贏了球的話，大家都興高采烈，笑容滿面。輸了的話，就是垂頭喪氣，一付哭喪的臉孔。因為時間來不及穿好衣服，球員們總是提著上衣和長褲子進入教室，上下午的第一節課。教室裡又沒有電風扇，更沒有冷氣，頭上身上的汗流個不停地，怎能靜下心來聽課呢！

有一個學期，班上的女同學們很熱心替我們做球衣。白色球衣上的號碼，是用褐色的球鞋帶子做的，頗為美觀，她們的確花了不少的心血。只是鞋帶會褪色，球衣洗過一次後，就不能穿了，真是可惜！我班向來以全班同學團結為榮，槍(砲)口一致朝外，使別的班的同學，對我們又羨又恨而又羨慕。在各項課外活動比賽中，我班的啦啦隊，加油的聲音最為宏亮，導師也是我們最好的加油的一員。記得

在高二的時候，在我們參加班際籃球賽的決賽之前，球員及同學們都很緊張，導師特別去師大請來名體育裁判朱裕厚教授，來給我們演講，作適當的心理輔導。那場演說，對我們同學的信心增加不少，真是使我們的籃球隊得了全校的冠軍哩！就在那個學期，我班的足球隊也獲得了全校的冠軍。

除了中午之外，在附中籃球場上最熱鬧的時候，是在下午最後一節課下課後，和降旗典禮之前的一段時間。在那段時間裏，全校各班的籃球好手，加上體育處的吳貴壽老師，傅信老師，及其它的體育老師，大家在一起『鬥牛』。每隊三人，不論班級，臨時自行組隊成軍，用『打擂台』的方式，輪番上陣，用半個球場地。好像是那個隊先進了三球，就算贏了。輸了的隊下場，贏了的隊繼續在場上稱霸，直到輸了之後鞠躬下場。球場上的氣氛非常緊張，也很熱鬧，很有秩序，圍在場邊的觀眾(老師和同學)也很多，幾乎每天下午，都是在那樣的熱鬧狀況下進行。真是球技一日千里，日積月累，我們附中籃球的水準怎麼會不高呢！不消說，等到降旗典禮的時候，那件穿在身上又髒又臭的制服，又一次地全都濕透了。

降旗典禮後，結束了一天漫長的附中的校園生活。帶著極度疲倦的身子，騎著那輛破舊的自行車，和同學們一起，向回家的方向踏去。雖然心裡總是想著，回到家後，晚上還有很多功課或者習題要做，有些著急。但是不知不覺地又和同學們，在東門町的『小美冰店』停下來了！

高中畢業後，我班有五位同學，進入了各大專院校的籃球校隊。同時，我們那一屆附中畢業生共六班，其中有五位球員進入了台大籃球校隊，使台大在各大專院校中，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隊伍。

所幸我們當年在一起打球的一群同好，不但對運動很有興趣，而且在高中時就都養成專心用功讀書的習慣。也能在有限的時間上，作適當的安排後，可以從書堆中，走進球場。因為打球而養成的這些好習慣，不但使我們身體健康，而且在繁忙的學校生活中，扮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，對我們日後一生繁忙的事業，也有極大的助益。

六十幾年過去了，憶起當年在附中的歲月，念書、郊遊、打球以及各種課內和課外活動的生活情景，是那麼的熟悉，那麼的使人留戀，真是回味無窮呢。當年籃球在中學生的活動中，佔有很重要的地位。有位同學在『微笑中的憶往』書中的一篇回憶文章中，有這樣的一段：

『……當時憲兵球場，常常有籃球比賽，沒有錢買門票，兩個人(同班同學)一起走到球場，在圍牆外的樹上看球。次數一多，自己有自己的樹，自己有自己的位子，看得津津有味。有時連看兩場，快半夜才走回家。……』

那是多麼純真、愉快的一段日子！

* * * * *

在一九九四年，離開台灣三十餘年後，我很幸運的有個機會，回台大應用力學研究所教書。又在一九九六年，到基隆國立台灣海洋大學，造船工程研究所任教。一共加起來有三個學期。我很喜歡我在那兒的工作，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地。可是最使我感到快慰的，是有機會和高中同學及他們的家人，在一起餐敘和郊遊的熱鬧情形。等於把我在附中那幾年終身難忘的歲月，重新溫習了一遍似的。

首先該提到的，是班上同學每月的例行晚宴，多年來在導師的領導之下，一直繼續著這難能可貴的聚會。每次來參加的同學總是不少，熱鬧得很。每月聚會的日子不定，但是熱鬧的情形總是一樣。大家在一起，除了吃喝之外，就是憶往事，話家常。有的時候，有同學從國外回去的話，也會參加。我在台北及基隆任教的那段日子，回去過的同學不少。有客人從遠方來，就更加熱鬧了。

除了大型班上同學每月的例行晚宴之外，也有不少小聚會。有時兩、三家，有時五、六家。大家在一起，除了吃飯談天之外，使我驚奇的是大家都會唱歌。在不知不覺中，幾個時辰很快就在快樂的歌聲中過去了。比起在美國呆板、簡單、寧靜的生活來，台北的生活是多采多姿，真是人間天堂。尤其是和高中同學及他們的家人在一起，更是有這種感覺。

在台灣任客座教授的三個學期中，風和日麗的日子，也和同學們一起去碧潭，獅頭山等地遊玩。提起碧潭是我們同學們都很熟悉的地方。在一九五零年代時，我們不知去過多少次，游水、划船、郊遊。那個地方，在那四十餘年的日子裡，改變了不少。那時碧潭的吊橋，已經陳舊不堪。有新的公路橋代替了它昔日川流不息的人群的景象。周遭的環境也變得都不認得了。去那個地方，使我憶起了高中時代的許多往事。

遊獅頭山也是有同樣的感觸。幾十個年頭過去了，獅頭山也變成很現代化的旅遊名地了。我都還記得上山的地方的那塊石碑門，也記得水濂洞等等風景區。可是那天在我心中，一直想到的，就是當年我們班上數次去獅頭山郊遊的情景。我們爬山，爬樹，在廟裡住宿，晚間吵得和尚與尼姑無法安眠，他們清晨一大早念經，吵得我們不能睡覺。到頭來，和尚和尼姑都發怒了，告訴我們下次不要再去獅頭山了。時隔四十餘年後的那天，我恍惚地在那裡又看到那一群天真，活潑，吵鬧的附中高二十六班可愛的同學們。

* * * * *

附中的特質，除了自由開放的校風之外，用阿拉伯數字作為班級的代號，使我們在附中的長遠歷史中，即刻可以感受到有很明確的定位，校友們一見如故，的確是使學生們對母校有強烈向心力的原因之一；按學生的身高、體重作為體育課分

班的標準，使我們在校時和別班學生有充分認識的機會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，使同學們有合群的訓練，和有交友的機會。我們就是在那優良的環境中，培育出來的典型『附中人』。三年朝夕相處，受附中教育和文化的浸染，使我們成為終身為友的大家庭。六十餘年來，大家都很珍惜相聚的時光。我們同學間友誼的深厚，不是平常的社會或者學校能常見的，真是難得！

畢竟學校不只是訓練用功讀書和成績好的學生而已，而是為國家社會培育人才！多年來附中對社會交出的成績單，的確非凡，有目共睹！（全文完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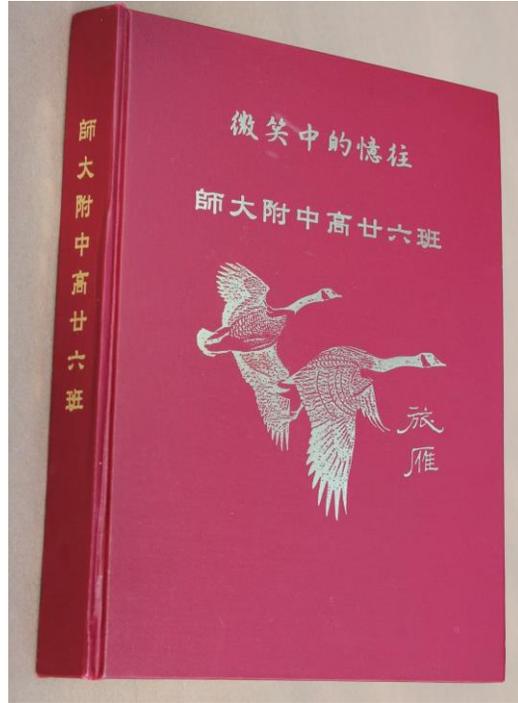
黃徵校長和部分高二十六班同學合影
（一九五五年四月十日，返校慶祝附中建校八週年校慶）



徐為王導師和同學們郊遊（一九五三年於台北近郊）



高二十六班同學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城的聚會（二零零七年七月）



高二十六班的書『微笑中的憶往』（一九九九年）